

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 大力推进湖南县域工业化

核心提示

湖南县域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自给率较低,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县域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且低端化、工业化率低、质量不高、发展缓慢。持续推进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的县域工业化,应成为我省促进城乡融合、加快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刘茂松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接口、桥梁,是典型的区域经济、特色经济、个性经济、差异经济。近年来,在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过程中,县域都是一个重要单元。从协调发展看,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县城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只有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更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从改善民生看,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城已成为承载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进城落户的主阵地。目前,湖南共有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000万左右,不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才能更好地稳定、促进就业。总之,只有把县域经济发展好,才能有力支撑湖南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县域经济取得重要发展,但从投入产出率分析,县域经济效率偏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截至2022年,湖南县域国土面积占全省的90%,人口占全省的71%,县域GDP占全省的55.6%,年GDP不足100亿元的县(包括县级市)有41个,占全省86个县(包括县级市)的47.7%。总体而言,湖南县域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自给率较低,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县域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且低端化、工业化率低、质量不高、发展缓慢。持续推进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的县域工业化,应成为我省促进城乡融合、加快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湖南县域工业化应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

湖南是农业资源大省,依据资源禀赋原理,全省县域工业化应主要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一般来说,消费品工业具有三大功能:其一,以生产城乡居民生活必需的最终产品为主体,具有广阔和长久的市场需求,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从根本上制约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二,以相对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体,单位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较多,构成县域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其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主体,其原材料的70%多来源于农业。消费品工业是增加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的主战场,同时也是推进城乡融合最为现实的重要抓手。

当然,我省县域工业化应分类发展,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不能搞“一刀切”。一些有机制造业资源和生产技术的县市如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醴陵市、双峰县、江华县、衡阳县等,完全可利用其既有优势,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与其相配套的现代生产服务业为主。但这绝不意味着全省县域可以放弃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基本方略。因为从整个湖南省经济面上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技术、产业、人才和企业经营都处于中低端低状态。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由低向高进行创新和攻关,从传统产业和成熟技术中创造出新产品。

正是基于此,我省县域工业化以消费品工业为支柱是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

湖南拥有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良好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湖南消费品工业门类齐全且拥有自身的产业特色。比如食品工业类,目前我省已形成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等4大门类、23个中类、56个小类的工业体系,为县域消费品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我省消费品工业带动力强。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主要工业消费品行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家具业、木材制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关联度都很强。这说明消费品工业一方面对农业原材料等中间产品需用量大,农林产品加工增值场景广,目前可增值1倍左右;另一方面可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之比每增加0.1个百分点,大约能带动230万农民就业,人均增加收入190元左右,由此我省有2000多万农民可从中直接受益。此外,农副产品加工业集聚式生产可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扩大商品流通服务业,对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和省内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湖南县域工业化

按照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发展规律,湖南推进县域工业化,不应只是建设狭义的工业强县,更为根本的是遵循《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的思想,用现代工业化组织方式改造落后的小农业经济、粗放化的县乡工业和作坊式的服务业,走特色化、绿色化、信息化、城镇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路子,深化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在具体发展路径上,我们建议:

实现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与需求创造同步运行,推动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化。目前湖南县域消费品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多生产基本处于原料的初级加工阶段,属于粗放式初级产品生产,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且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有限。要实现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首先须解决资源深度开发利用问题。农林产品作为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原料,在物理生化性质上具有多元性、多组性、多层次等特点。随着社会成员收入、知识、心理的变化,以及相关技术和工艺的发展,对这些原料的再加工可以形成多样化、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产品和产业,获得最大化的企业效益和社会福利效应。因此,消费品工业对农林产品资源深度开发的实质,是实现初级农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化,其成功的关键是打破传统消费品的市场瓶颈,开展工艺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生产出能够激发和满足消费者潜在消费需求的新产品。

建立产业化、信息化、低碳化的消费品工业

生产方式,化解粗放生产高消耗困境。关键是要做到产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实现农业资源一般加工向工业制造转化。目前,发达国家的转化比例已高达80%以上,而我省只有30%左右。按照县域工业化要求,这个比例至少要突破50%。为此,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小企业和作坊有步骤地进行兼并重组,组织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配套生产,通过产业园区的创建来实现产业链集群。一是以股份制或战略联盟的形式进行企业重组兼并,根据平等互利原则进行产权交易,签订权责关系对等的契约,建立规范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确保产业链分工的高效与规模化运行;二是以工业园或产业基地的形式进行产业链分工的空间布局,避免过于分散而增加物流成本。目前,我省创办消费品工业园区或产业基地的势头很好,但应避免“归大堆”作法。可推广华容纺织工业园和宁乡食品工业园经验,按照分工生产模式,对入园企业以某一个或几个产品进行生产环节的专业化协作,形成系统化的产品生产链;三是着力进行低碳化和信息化技术创新,坚决淘汰高耗能过剩产能,发展信息化绿色产能,使产品在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二氧化碳和其他废弃物达标排放,逐步形成智能控制的绿色消费品工业体系和产权明晰的组织体制。

以“企业+基地+农户”组织形式,建设有特色的消费品工业生产基地和营销体系。实践证明,县乡发展消费品工业大有可为。比如湘阴县依托资源条件,建设标准化、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以品牌化营销带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形成了蔬菜、茶叶、植物油、调味品等8大类生产加工产业链基地,拥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8个湖南省著名商标,40多种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带动14万多户农民发展。建议全省各县市参照湘阴县经验,采用“企业+基地+农户”组织形式,打造“优质—特色—转化—营销”的优势特色农业千亿元产业链基地。其一,实施优种优品开发战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标准化生产改造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打造“湘农产品”系列公共品牌,不断提高特色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全省农业主产区全面实现农产品和农业制成品优质化;其二,创建高效特色专业生产带,采用“一县一大品”“一品一特色”模式,在全省创建农副产品加工业特色乡村小镇和超百亿级的县域食品工业基地,重点建设米制品、肉制品、油制品、水产品 and 果制品等有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品牌化食品产业集群;其三,发展工厂化制成品农业,建设一批产销一体化、有规模、有优势、有品牌、有市场的大龙头企业 and 加工基地,打造“专精特新”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着力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工业加工转化率;其四,整合农业生产要素,建立以冷链物流为支撑的农产品定制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零售等数字化营销系统,按市场需求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和农业制成品。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高立龙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县域创新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

近年来,我省将创新型县(市)建设作为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国家和省级创新型县(市)梯次发展,国家创新型县(市)数量已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但同时也应看到,除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等少数县域外,我省县域科技创新基础总体还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难以向基层下沉,要实现科技创新突破殊为不易。当前,应着力做好县域创新要素保障文章,进一步激发县域经济强劲活力。

做好科创资金投入文章

当前,除了财政资金投入以外,我省需要更多利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快县域科技创新发展。一是引导各县(市)建立财政科技资金稳定投入机制,完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促进普惠性科技创新政策、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创新政策在县域落地落实,鼓励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建立覆盖科技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入金融“活水”,持续强化对县域特色产业主体的扶持力度。推广知识产权信用贷款,加大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力度,引导银行机构加大科技信贷投入。积极帮扶县域科创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发行科创票据等债券融资。比如新化县按照“一银行一主链”金融服务模式,引入主办银行为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科技型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畅通了企业融资渠道。三是发挥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作用,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形成以财政资金为引导、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创新创业投入体系。

做好科创人才保障文章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我省应更多利用政策杠杆调节,实施股权激励,建设实训基地等措施,引导人才资源下沉到县域科创一线。一是聚焦县域“领跑”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引导企业采取股权激励、科技项目销售分成、一次性创新重奖等多种创新激

激发县域经济强劲活力 做好科创要素保障文章

励机制,加快引进一批“高精尖缺”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对优秀人才实施“一人一策”“量身定制”支持措施。二是出台政策,吸引高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到县域和乡村挂职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依托全省122支科技专家服务团,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推动科技特派员向乡镇、村(社区)延伸,鼓励引导其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以农业科技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载体,引导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与农村科技创业。比如泸溪县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柔性引进高精尖科技人才,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开发农业农村技能人才,全县科技人才倍增,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三是依托园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特色领域人才集聚片区,鼓励通过离岸创新、产教融合、实习实训等模式广泛培育吸纳人才。积极探索建立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引进模式。四是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并适度向县域“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推动建设人才大数据平台,探索开发“湘湖人才码”,为县域科技人才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做好科技项目支撑文章

科技项目是推动县域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应“让资金跟着项目走”,加快建立“统一决策、统筹分配、强化管理”的资金项目管理模式,提升县域科研质效。

一是引导支持县域头部企业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牵引,推动更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成长为行业科技领军企业。二是推动项目形成机制改革,在省级科技项目立项、重大科技专项扶持等方面对县域特色产业和急需项目进行重点定向支持,采取“揭榜挂帅”等形式组织实施科技项目,提升县域主导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比如岳阳市云溪区以乙烯炼化一体化、己内酰胺两大省立项目为龙头,着力构建“一个产业链有一批高新企业支撑、一个主导产品有一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每家高新企业有一支科研团队”的科创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三是支持县域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组织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将创新成果转化看得见“生产力”。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

创新继续教育机制 赋能县域经济发展

张可人 刘新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学习时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继续教育基于终身学习理念,在培养对象、培养机制、培养路径和培养方式等方面,具有融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势,能够有效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湖南共有86个县(市),吸纳了全省71%的常住人口,2022年县域GDP占全省经济总量一半以上。2022年,我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人数持续增长,共计36.16万人。当前,进一步挖掘县域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创新继续教育机制,精准高效培养适配性人才,让扎根本土的继续教育成为县域经济崛起的新基石。

完善县域继续教育服务体系。围绕县域发展总体要求制定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全面培养适应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新时代继续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是科学定位,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推动继续教育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错位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培养“留得住、靠得住、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二是强化治理,完善继续教育治理体系。理顺继续教育管理机制,建立继续教育质量标准及其保障体系,规范继续教育培训市场,出台鼓励继续教育培训的优惠政策。三是整合资源,优化继续教育资源供给。可由政府通过购买教育服务方式提供精准培训项目和资源,依托“双一流”高校和“双高计划”院校开展高端人才培养,引导成人高校、职业院校等开展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完善湖南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继续教育功能。

形成以县域产业为导向的继续教育办学机制。办好继续教育,必须依托县域层面产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以群建站”激活教育资源,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各继续教育站点应以“以群建站”、以县域产业集群为导向,采用“一地一策”的发展模式;二是基于县域产业集群特征及职业岗位群分布特征,优化继续教育专业体系,建立健全专业群,并以专业群为依托建立继续教育教学站,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技术产业集群“流入”、向县域“下沉”;三是从行政导向向市场导向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培育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向汉庆 伍晏乐

庭院经济,是指农民以自己的住宅院落及其周围为基地,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为自己和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庭院经济可促进资源综合开发,优化社会就业结构,为县域经济快速有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湖南一些县域庭院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取得显著成效。比如,桃源县实施庭院经济开发绿色种植工程,县、镇、村、户联合行动,截至今年6月,仅马鬣岭镇200余户农民利用闲置庭院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就超过100万元。古丈县跳出传统庭院格局,通过扶植发展茶产业、种植养殖、特色加工、休闲旅游、农家乐等庭院经济产业,促进了农民增收,2022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608元。与此同时,我省庭院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短板:生产经营规模较小,难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生产方式较为传统,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对质量、品牌等方面的需求;缺乏科技支撑,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手段,不利于产业链延伸;服务体系不健全,易出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断链”,导致产品销售难。当前,应加强谋划、协同推进,让庭院经济更好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为发展庭院经济“引路”

打造庭院经济新业态,需要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

一是县委、县政府强化组织引导。出台县级指导性文件,鼓励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乡村工匠、返乡能人等各类人群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加强分类指导、经验交流、督促检查,进一步夯实庭院经济发展的组织之基。二是乡镇党委、政府发挥龙头作用,压实主体责任。乡镇应坚持以融合化、市场化、特色化为主攻方向,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统筹发展壮大庭院经济。三是村支两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加大帮扶力度。依托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加强庭院经济重点项目跟踪服务,围绕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困难问题等进行协调,开展一对一帮扶,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突出市场化引领驱动,为发展庭院经济“铺路”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是实施庭院经济的基础所在。发展庭院经济应以“一县一业一村一品”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庭院+旅游”“庭院+种植”“庭院+手工”“庭院+电商”等模式。

一是制定合理规划,找准市场定位。应摸排闲置土地资源,对有意向发展庭院经济的农户实行“一户一档”分类指导,坚持整体规划和个体发展相结合,在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的基础上,实施“因院制宜”差异化发展。二是坚持市场导向,加大扶持力度。由政府相关部门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产业谋划咨询服务,协助农户选择潜力大、前景好的产业;成立庭院经济行业协会,搭建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让农户“抱团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结合乡村振兴及集体经济项目投资,创新金融服务,为庭院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三是坚持产业赋能,创新驱动发展。做长种植养殖产业链,融合加工、旅游、物流、服务等多行业,综合高效利用庭院资源,提

升附加值;通过庭院现场“微视频宣传+直播带货”,在超市商场设立“庭院产品专柜”,开发集“休闲观光+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农家乐、家庭农场等,发挥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乘数效应。

推广新技术运用,为发展庭院经济“护路”

应整合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在技术、产业、人才方面的优势,提高庭院经济的科技含量。

一是加大培训力度,开展新技术与推广应用,及时解决发展庭院经济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加强横向联合,增加科技培训的宽度,可邀请高等院校院士、教授、博士组成庭院经济宣讲团深入乡村,针对当地生产实际开展宣讲培训;加强纵向下沉,增加科技培训的深度,提供“面对面”“点对点”的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线上咨询,增加科技培训的广度。二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民众发展庭院经济能力。强化“村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利益联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扶植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加工、休闲旅游、生产生活服务等产业,培育一批庭院经济示范村示范点。三是加强科技检测和评估,推动庭院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涵盖庭院经济的关键指标,建立健全科技检测体系,定期对庭院经济发展的科技应用进行评估和总结,了解新技术推广效果和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推广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均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哲学研究”(22CZX005)的阶段性成果】